金石續編

武進陸耀遹纂　　太倉陸增祥校訂

高麗

劉仁願紀功碑

正書在朝鮮國忠清道扶餘縣

□龍御天必藉風雲之力聖人膺運亦待將帥之功方石□□於□□□東馳聲於强其能繼□□□詠者惟有劉將軍乎君名仁願字士元雕陰大斌人也十土開家□□建旟於東國尒茅錫壤王孫杖節於北疆三楚盛其衣襟六郡稱其軒冕尒枝布葉可略而言高祖□□□常侍□□遠將軍徐州大中正彭城穆公膺魏室

尒朱陵虐東京□夜□□西遷陪奉鑾輿從居關內尋
除鎮北大將軍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綏州刺史因官
食□仍□居□□鼓□□□□□北州之望曾祖平鎮
北大將軍朔方郡守綏州刺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
彭城郡開國公祖懿周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使持節
綏州諸軍事綏州總管□州刺史彭城郡開國公父大
俱　皇朝使持節同綏二州總管兼四州諸軍事綏
州刺史尋遷都督左武衛將軍右驍衛大將軍勝夏二
州道行軍總管冠軍大將軍領軍大將軍上柱國別封
□城郡開國公並桂馥蘭芬金貞玉朗名高大樹譽著
詞林珪璋閥閱見於斯矣公□□河□資靈嶽瀆牆宇

毅峻孝敬日躋命偶昌期逢時遇主欽明啟運光宅普
天　文皇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并吞六合席卷八荒
旁訪羣材用康大夏英髦特達幽顯必臻君以地廕膏
腴門承勲業令聞之譽僉議攸歸起家為宏文館學士
□□□衛□□□□□□旅力□健膽氣過人嘗
從出遊手格猛獸□□□□□□□　太宗深歎異
之特加賞賜即降殊恩詔入仗內供奉貞觀十九年
太宗親馭六軍省方遼碣千乘雷動萬馬雲屯□□邏
□巢下高麗賊臣蓋蘇文獨生攜貳鳩聚亡命招納姦
回因其君長擧兵稱亂□□□衆敢抗王師　皇赫
斯怒龔行天伐兵鋒初到君火□□其□東蓋牟□□

□一城□□臣□新城安地等三郡虜其大將延壽惠
員俘其甲卒一十六萬君身預戎旃日奉羈靮前茅後
殿每陣先登摧強陷堅同於拉朽戰勝功定□□揮
□□□□賜物乘一匹銀□□□□□弓一張大箭
三百隻並是供奉御仗特加褒異遼東□還累□□勳
功加□□□□□□超拜上柱國□□□□□領□
別□黎陽縣開國公擢授右武衛鳳鳴府左果毅都尉
壓領□□□□門長上廿一年任行軍子總管隨英國
公李勣經略延陀並迎接車駕安撫九姓鐵勒行還改
授右□郎將依舊廿二年又任子總管向遼東經略□
事除名其年更授右武衛□□□□通府果毅廿三

年　太宗宮車晏駕宗廟社稷不可一日無□
儲皇諒闇纂戎繼極 缺 周邦雖舊厥政惟新凡百庶官
勉修其職君以勇略見知材明被用未踰期月又蒙
今上驅使永徽二年更入鐵勒撫慰行 缺 勑簡折衝
果毅宏明堪統領者隨機處分君受□經略頻度遼東
葱山道行軍子經略隨盧國公程知節討□賀魯還從
幸洛陽顯慶元年遷左驍衛郎將二年應詔舉文武高
第升進三階復命鐵勒安撫四年入吐谷渾及吐秣宣
勞五年授嵎夷道行軍子總隨邢國公蘇定方平破百
濟執其王扶餘義慈並太子隆及佐□□率以下七百
餘人自外首領古魯郡太秦武進扶餘□生受延尓普

羅等並見機而作立功歸順或入趨　□闕或外□□
□□□合境遺黎安堵如舊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即以
君為都護兼知留鎮新羅王春秋亦遣少子□泰同城
固守雖夷夏有殊長幼懸隔君綏和接待恩若弟兄功
業克就蓋由於□然□周武平殷商奄紀叛漢定西域
疏勒被圍餘風未殄人懷草冠蠻貊之俗易動難安況
北方逋寇元來未附既見雕戈東邁錦纜西浮妖孽倈
張仍圖返逆即有偽僧道琛偽將率鬼室福信出自閭
巷為其魁首招集狂狡堡據任存蜂屯狼起弥山滿谷
假名盜□並号將軍縣城破邑漸入□部遷井刋木壞
宅焚廬斫過殘滅略無遺進凶威既逼人皆脅從布棚

連營攻圍留鎮雲梯俯瞰□□旁通擊石飛□星奔雨
落晝夜連戰朝夕□□□□□□□□然高枕
不與爭鋒堅甲利兵□□□□□□其弊賊等曠日
持久力竭氣衰乃陰行間諜際其□卒墮撌下缺

年月缺攷唐書東夷傳當在龍朔麟德之間
吳縣潘氏攷為龍朔元年陸增祥志

新羅國王金法敏碑

正書在朝鮮慶尚道慶州府善德王陵下

新羅文武王陵之碑

上缺後兵殊配天統物畫野經圻積德□□匡時濟難應
神缺靈命缺派鯨津氏映三山之闕東拒開梧之境南

鄰口桂之口口接黄龍駕朱蒙 缺 承白武仰 缺 間畫善
其能名實兩濟德位兼隆地跨八貢勲超三口巍巍蕩
蕩不可得而稱者我新羅 缺 君靈源自夐繼昌基於火
官之后峻構方隆由是克口口枝載生英異秺侯祭天
之胤傳七葉以 缺 焉 十五代祖星漢王降質圓穹
誕靈仙岳肇臨口口似對玉欄始蔭祥林如觀石紐坐
金輿而 缺 大王思術深長風姿英拔量同江海威若雷
霆口地口口口方卷跡停烽罷候萬里澄氣克勤開 缺
簡口之德內平外成光大之風迩安遠肅口功盛口口
口於將來疊粹凝貞垂裕於後裔 缺 挹口舍謙乃聖哲
之奇恩以撫人寬以御物口口口口知其際承德者咸

識其鄰聲謐閭河 缺 峯而疎幹契半千而誕命居得一
以□□照惟幾於丹府義符性與洞精鑒 缺 恬□輔質
情源湛湛呑納□□襟□□□□□□握話言成範容
止可觀學綜古 缺 之訓姬室拜橋梓之 缺 大唐太宗文
武聖皇帝應鳩社 缺 宮車晏駕遏密在辰以 缺 舜海而
雲有截懸兗景以燭無垠 缺 著□□□□而光九列掌天
府以 缺 威通天使息其青蘋安然利涉 缺 近遠鄰好頻
行首鼠之謀外信 缺 熊津道行軍大總管以君王 缺 列
陣黄山蝟聚鴟張欲申距 缺 至賊都元惡泥首轅門佐
吏 缺 三年而已至龍朔元年 缺 所寶惟賢為善最樂悠
仁 缺 朝野懽娛縱以無為無 缺 貺更與泰伯之基德 缺

之風北接挹隻蜂缺詒君王使持節缺軍落於天上旌
缺之謀出如反手巧缺丸山有紀功之将以缺直九合
一匡東征西缺宮前寢時年五十六缺牧哥其上狐兎
允其傷缺燒葬即以其月十日火缺姚天皇大帝缺王
禮也君王扇暈缺國之方勳恤於八政缺歸乃百代之
賢王寔干缺猜徽如士不假三言識驗缺而開治髮鬚
濠梁延錦石以缺之賓聆嘉聲而霧集為是朝多缺即
入昇忘歸射熊莫返太子雞缺丹青洽於麟閣竹帛毀
於芸臺缺餘下拜之碣逦為銘曰
缺侍星精缺域千枝延照三山表色盛德遥傳缺道德
像棲梧缺允武允文多才多藝夔人吞蛭尊缺九代覲

命三軍缺威恩赫奕茫茫沮溺聿來充徒蠢缺欽風丹
甑屢出黄鎮空缺雄赤烏呈災黄熊表祟俄隨風燭
忽缺命凝真貴道賤身欲味釋葬以積薪缺滅粉骨
鯨津嗣主允恭因心孝友罔缺鴻名與天長兮地久

唐開耀閏立、

顧氏之譜云韓訥儒書金□□撰文 陸增祥志

泰德寺鍾銘

二十四行行三十字

正書陽文在高麗

聖德大王銅鍾之銘

朝散大夫兼太子朝議郎翰林郎金弼奚奉　教撰

夫至道包含於形象之外視之不能見其原大音震動

於天地之間聽之不能聞其響是故憑開假說觀三真之與載懸舉神鐘悟一乘之圓音夫其鍾也稽之佛生則驗在於罽膩尋之常鄉則始制於鼓延空而能鳴其響不竭重為難轉其體不褰所以　王者元功克銘其上羣生離苦亦在其中也伏惟

聖德大王德共山河而並峻名齊日月而高懸舉忠良而撫俗崇禮樂而觀風野務本農市無濫物時嫌金玉世尚文才不意子虛有心老誠四十餘年臨邦勤政一無干戈驚擾百姓口口四方鄰國萬里歸賓惟有欽風之望未曾飛矢之窺燕秦用人齊晉替霸豈可並輪雙轡而言矣雙樹之期難測千秋之夜易長宴駕已來於

今三十四年也頃者　孝嗣景德大王在世之日
繼守不業監撫庶機早隔　慈規對星霜而起戀
重違　嚴訓臨關殿而增悲追遠之情轉懷益魂
之心更切敬捨銅一十二萬斤欲鑄大鍾一口立志未
成奄為就世今　我聖上行合　祖宗意符
至理殊祥異於千古令德冠於當時六御龍雲蔭洒於
玉階九天雷鼓震響於金闕草木之林離〻乎外境非
煙之色煩〻乎京師此則報茲誕生之日應其臨政之
時也仰惟大君恩若地平化黔黎於仁教心如天鏡獎
人子之孝誠是知朝於元舅之賢夕於忠臣之輔無言
不擇何行有愆乃顧遺言遂成宿意爾其有司辦事工

匠畫模嵗次大淵月惟大呂是時日月借暉陰陽調氣風和天靜神器化成狀如嶽立聲若龍吟上徹於有頂之巔潛通於無底之下見之者稱奇聞之者受賜顧玆妙因奉翊 尊靈聽普聞之清響登無說之法筵契三明之勝心居一乘之眞境乃至瓊壽之叢共金柯以永茂邦家之業將鐵圍而弥昌有情無識慧海同波咸出塵區並昇覺路臣弼奚文拙無才敢奉 聖詔貸班超之筆隨陸佐之言述其 明旨銘記於鐘也其詞曰

紫極騷象黄輿啓方山河鎮別區宇尒張東海之上衆仙所蔵地居桃壑界接扶桑爰有我國合為一鄉元元

聖德曠代弥新妙〻清化遐迩克臻將恩被遠與物均
霑茂矣千葉安平萬倫愁雲忽脫慧日無春恭〻孝嗣
繼業於機治俗仍古移風豈違日思嚴訓常慕慈輝更
以修福天鐘為祈偉哉我后盛德不輕寶瑞頻出靈符
每生主賢天佐時泰國平追遠惟勤隨所願成乃顧遺
命于斯寫鐘神人獎力珍器形容震威暘谷清韵遡峯
聞見俱信芳緣允鍾能保魔鬼救之魚龍圓空神體方
現聖蹤永是鴻福恒〻轉重

大曆六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四日鑄鐘

按大曆六年是辛亥辛酉是建中二年傳寫之
誤抑碑有誤耶虚增祥志

寶林寺普照塔銘

正書在高麗

新羅國武州迦智山寶林寺諡普照禪師靈塔碑銘

朝請郎守定邊府司馬賜緋魚袋金穎撰

聞夫禪境元寂正覺希夷難測難知如空如海故龍樹師子之尊者喻芭蕉於西天宏忍惠能之祖師譚醍醐於震旦蓋埽因果之跡離色相之鄉登大牛之車入罔象之域是以智光遠照惠澤遐流灑法雨於昏衢布慈雲於覺路見空者一息而越彼邪山有為則永劫而滯於黑業矧乎末法之世像教紛紜罕契真空互持偏見如肇水求月搓繩繫風徒有勞於六情豈可得其至理

其於衆生為舍那舍那為衆生衆生不知在舍那法界之中縱横造業舍那亦不知衆生在苞含之内湛然常寂豈非迷耶如此迷者大不迷矣知其迷者惟我禪師乎或謂此說為濩落之言吁道經云上士聞道崇而奉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撫掌而笑不笑不足以為道也此之謂矣禪師諱體澄宗姓金熊津人也家承令望門襲仁風是以慶自天鍾德從嶽降孝義旌表於鄉里禮樂冠蓋於軒裳者也禪師託體之年尊夫人夢日輪駕空垂光貫腹因之驚悟遂覺有懷及逾碁月不之誕生尊夫人追尋瑞夢誓禱良因膳徹服脩飲斷醪醴胎訓淨戒隳事福田由是克觧分薄之憂允叶美

璋之慶禪師貌雄嶽立氣潤河靈輪齒自然金髮特異閭里聲歎親戚咸驚從襁褓之年宛有出塵之趣登齠亂之歲永懷捨俗之緣二親知其富貴難留財色莫縶許其出家遊學策杖尋師投花山勸法師座下聽 為業摳衣請益夙夜精勤觸目無遺歷耳必記常以 治麤鄙藻練僧儀積仁順而煩惱斷除習虛靜而神通妙用超然出衆卓尔不羣後以大和丁未歲至加良峽山普願寺受具戒一入壇場七宵行道俄有異雉忽尔馴飛有稽古者曰昔向陳倉用顯霸王之道今來寶地將興法主之徵者焉初道儀大師者受心印於西堂後歸我國說其禪理時人雅尚經教與習觀存神之法未臻

其無為任運之宗以為虛誕不之崇重有若達摩不過梁武也由是知時未集隱於山林付法於廉居禪師居雪山億聖寺傳祖心闕師教我禪師往而事焉淨修一心求出三界以命非命以軀非軀禪師察志氣非偶素槩殊常付元珠授法印至開成二年丁巳與同學貞育虛會等路出滄波西入華夏叅善知識歷三五州知其法界嗜欲共同性相無異乃曰祖師所說無以為加何勞遠適止足意與五年春二月隨平盧使歸舊國化故鄉於是檀越傾心釋教繼踵百川之朝巨壑群嶺之宗鷲山未足為喻也遂次武州黃壑蘭若時大中十三禩龍集於析木之律憲安大王即位之後年也大王聆風

仰道勞於夢魂願闢禪扉請入京轂夏六月教遣長沙縣副守金彥卿賫茶藥迎之所以處雲巖之安兼屬結戒之月託淨名之病陳六祖之辭冬十月教又遣道俗使雲巖郡僧正連訓法師奉宸馮瑄等宣諭綸旨請移居迦智山寺遂飛金錫遷入山門其山則元表大德之舊居也表德以法力施於有政是以乾元二年特教植長生標柱至今存焉宣帝十四年仲春副守金彥卿夙陳弟子之禮嘗為入室之賓減清俸出私財市鐵二千五百斤鑄盧舍那佛一軀以莊禪師所居梵宇教下望水里南等宅共出金一百六十分租二千斛助充裝飾功德寺隸宣教省咸通辛巳歲以十方施資廣其禪宇

慶畢功日禪師茲爲虹之與蜺貫徹堂內分輝耀室渥彩燭人此乃堅牢告祥奖迦表瑞岀廣明元年三月九日告諸依止曰吾今生報業盡就六兆成汝等當善護持無至嗔急至孟夏中旬二日雷電一山自酉至戌十三日子夜上方地震及天曉右脇卧終享齡七十有七僧臘五十二於是弟子英惠清奐等八百餘人義深考妣情感乹坤追慕禁號聲動溪谷以其月十四日葬於玉山松臺壘塔安厝嗚呼禪師名留於此魂魄何之生離五濁超十八空樂寂滅而不歸遺法林而永秀豈惟濟生靈於沙眇實亦裨聖化於三韓禮云別子為祖康成注云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是以達摩為

唐第一祖我國則以儀大師為第一祖居禪師為第二祖我師為第三祖矣中和三年春三月十五日門人義車等纂集行狀遠詣王居請建碑銘用光佛道聖上慕眞空之理閔嚴師之心教所司定謚曰普照塔号彰聖寺額寶林褒其禪宗禮也翌日又詔微臣修撰碑讃垂裕後人臣兢惶承命直筆為詞但以供奉宸衷敢避文林嗤哂詞曰

禪心不定兮至理歸空如活琉璃兮在有無中神莫通照兮鬼其敢衝守無不足兮施之無窮刼盡恒沙兮妙用靡終其一寥廓舍那苞育萬物蠢蠢衆生違舍那律二既用體復誰是佛迷之又迷道乃斯畢其二大哉禪師生

平海域克鍊菩提精修惠德觀空離空見色非色强稱為印雖名所得其三 有為世界無數因緣境來神動風起波翻須調意馬勤伏心猿以斯為寶施於後賢其四 乘波若舟涉愛河水彼岸既登惟佛是擬牛車已到火宅任燬法相雖存悊人其萎其五 叢林無主山門若空錫放衆虎鉢遺羣龍惟餘香火追想音容刊此貞石祀法將雄其六

中和四年歲次甲辰季秋九月戊午朔旬有九日丙子建

按顧氏之譔云金遂書七行以下金彥卿書金潁文碑在朝鮮長興 陸增祥志

雙谿寺真鑒銘

高八尺六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八行行七十字正書在高麗

有唐新羅國故知異山雙谿寺　教諡真鑒禪師

碑銘 并序

前西國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中内供奉賜紫金魚袋崔致遠奉　教撰并書　額

夫道不遠人〻無異國是以東人之子為釋為儒□也西浮大洋重譯從學命寄刳木心懸寶洲虛往實歸先難後獲亦猶采玉者不憚崐岡之峻探珠者不辭驪壑之深遂得慧炬則光融五乘嘉肴則味飫六籍競使千門入善能令一國興仁而學者或謂身毒與闕里之設

教也分流異體圓鑿方枘互相矛楯守滯一隅嘗試論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禮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故廬峯慧遠著論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揆禮極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約有云孔發其端釋窮其致真可謂識其大者始可與言至道矣至若佛語心法玄之又玄名不可名說無可說雖云得月指或坐忘終類係風影難行捕然陟遐自邇取譬何傷且尼父謂門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則彼淨名之默對文殊善逝之密傳迦葉不勞鼓舌能叶印心言天不言捨此奚適而得遠傳妙道廣耀吾鄉豈異人乎禪師是也禪師法諱慧昭俗姓崔氏其先

漢族冠蓋山東隋師征遼多没驪貊有降志而為遐甿
者爰及　聖唐裴括四郡今為全州金馬人也父
曰昌元在家有出家之行毋顧氏嘗晝假昧夢一梵僧
謂之曰吾願為阿孃之子因以瑠璃甖為寄未幾娠禪
師焉生而不啼廼夙挺銷聲息言之朕牙也既亂從戲
必燎葉為香采花為供或西嚮危坐移晷未嘗動容是
知善本固百千刼前所栽植非可跂而及者自丱口弁
志切反哺跬步不忘而家無斗儲又無尺壤可盗天時
者口腹之養惟力是視乃裨販娵偶為贍滑甘之業手
非勞於結網心已契於忘筌能豐啜菽之資允叶采蘭
之咏暨鍾艱棘負土成墳廼曰鞠育之恩聊將力報希

微之旨盡以心求吾豈匏瓜壯齡滯跡遂於貞元廿年詣嵗貢使求為梯人寓足西泛多能　事視險如夷揮楫慈航超截苦海及達彼岸告國使曰人各有志請從此辭遂行至滄州謁神鑒大師投體方半大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頓受印契若火沾燎艾水注卑遼然徒中相謂曰東方聖人於此復見禪師形皃黯然衆不名而目為黑頭陀斯則探玄處默真為漆道人後身豈比夫邑中之黔能慰衆心而已哉永可與赤鬚青眼以色相顯示矣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瑠璃壇則聖善前夢宛若合符既瑩戒珠復歸横海聞一知十茜絳藍青雖止水澄心而斷雲浪跡粤有鄉

僧道義先訪道於華夏邂逅適願西南得明四遠恭尋證佛知見義公前歸故國禪師即入終南登萬仞之峯餌松實而止觀寂寂者三年後出紫閣當四達之道織芒屩而廣施憧憧者又三年於是苦行既已修他方亦已遊雖曰觀空豈能忘本乃於大和四年來歸大覺上乘昭我仁域　興德大王飛鳳筆迎勞曰道義禪師歸已歸止上人繼至為二菩薩昔聞黑衣之傑今見縷褐之英弥天慈威舉國欣賴寘入行當以東雞林之境成吉祥之宅也始憩錫於尚州露岳長柏寺毉門多病來者如雲方丈雖寬物情自隘遂步至康州知異山有數於菟哮吼前導避危從坦不殊俞騎從者無所怖畏豢

犬如也則與善無畏三藏結夏靈山猛獸前路果入山
穴見牟尼立像宛同事跡彼竺曇猷之扣睡虎頭令聽
經亦未爾孅於僧史也因於花開谷故三法和尚蘭若
遺基纂修堂宇儼若化成洎開成三年　愍哀大
王驟登寶位探託玄慈降璽書餽賚而別求見顧禪
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顧為使復于　王聞之愧
悟以禪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降使賜号為慧昭昭字
避
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貫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皇使
往復者交轡于路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
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棲幽養高異代同趣居數

年請益者稻麻成列殆無雖地遂歷銓奇境得南嶺之麓奕嵦居最經始禪廬却倚霞岑俯瞰雲澗清眼界者隔江遠岳爽耳根者迸石飛湍至如春谿花夏徑松秋壑月冬嶠雪四時變態萬象交光百籟和唫千巖競秀嘗遊西土者至止咸愕視為遠公東林移歸海表蓮花世界非凡想可擬壺中別有天地則信也架竹引流環階四注始用玉泉為牓屈指法胤則禪師乃曹溪之玄孫是用建六祖影堂彩飾粉墉廣資導誘經所謂為悅衆生故綺錯繪衆像者也大中四年正月九日詰旦告門人曰萬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為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無以銘紀跡言竟坐滅報年七十有七積夏四

十一于時天無纖雲風雲欻起虎狼號咽杉栝變衰俄而紫雲騰空〻中有弹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則粲史載褚侍中翔嘗請沙門為母疾祈福聞空中弹指聖感寔應豈誣也哉凡志於道者寄聲相弔未亡情者銜悲以泣天人痛悼斷可知矣靈函幽隧預使備具弟子法諒等號奉色身不踰日而窆於東峯之冢遵遺命也禪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服縵組廣食甘糠麩芋菽雜糅蔬佐無二貴達時至皆不異饌門人以塡腹進難則曰有心至此雖糲何害尊卑耄穉接之如一每有 王人乘馹傳命遥祈法力則曰凡居 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傾心護念為 君貯福亦何必遠污

綸言於枯木朽株傳乘之飢不得齕渴不得飲吁可念也或有以胡香為贈者則以瓦載煻灰不為丸而焫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虔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為供者則以薪爨石釜不為屑而煮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真忤俗皆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能使諸天歡喜永於遠地流傳學者滿堂講之不倦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知掩鼻效玉泉餘響豈非以聲聞度之之化乎禪師泥洹當

文聖大王之朝上惻　儒僚將寵淨諡及聞遺戒愧而寢之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為慮扣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內供奉一吉干揚音方崇文臺鄭詢一斷金為

心勒石是請
獻康大王恢弘至化欽仰真宗追謚真鑒禪師大空靈
塔仍許篆刻以永終譽懿乎日出暘谷無幽不燭海岸
植香久而彌芳或曰禪師吾不銘不塔之戒而降及西
河之徒不能確奉先志求之與抑與之與適足為白珪
之玷嚐非之者亦非也不近名而名彰蓋定力之餘報
與其灰滅電絕曷若為可為於可為之時使聲振大千
之界而龜未戴石　龍遽昇天　今上繼興壎
篪相應義諧付囑善者從之以隣岳招提有玉泉之號
為名所累衆耳致惑將俾弃同即異則宜捨舊從新使
睎其寺之所枕倚則以門臨複澗為對乃錫題為雙溪

焉申命下臣曰師以行顯汝口又進宜為銘致遠拜手曰唯〻退而思之頃捕名中州嚼腴咀雋於章句閒未能盡醉衛鑄唯愧深詮泥槃況法離文字無地措言苟或言之北轅適郢第以國主之外護門人之大願非文字不能貽〻乎尋目遂敢身從兩役力效五能雖石或泯焉可慚可懼而道強名也何是何非掘筆藏鋒則臣豈敢重宣前義謹札銘云

杜口禪鄉歸心佛隴根熟菩薩印之靡乜猛探禹窟遠泛之鯨波去傳秘印來化斯羅尋幽選勝卜築巖磴水月澄懷雲泉寄興山與性寂谷與梵應觸境無礙息機是磴道賛五朝威摧衆妖默語慈蔭顯拒嘉招海自飄蕩

山河動摇無思不服□□□□□□□□必脩風
雨如晦始終一致慧柯方秀法棟俄　洞壑懐濱煙蘿
憔悴人亡道存終不可諼□士陳願大君流恩燈傳海
喬塔聳雲根天衣佛石永耀□門　僧慶榮刻字
碑字妍秀其上折後半微缺一角在晉州牧知羅山
羅麗琳琅考

當在光啓

趙氏義鄉海東金石存云崔致遠入唐求學登
乾符二年第光啟中歸國卒謚文昌侯從祀高
麗文廟陸增祥志

聖住寺朗慧塔銘

高一丈一尺廣六尺二寸五十八行行九十六字正書在高麗

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諡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

淮南入本國送國信詔書等使前東面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教撰

帝唐揃亂以武功易元以文德之年暢月月缺之七日日蘸咸池時海東兩朝國師禪和尚盥浴已趺坐示滅國中人如喪左右目矧門下諸弟子乎嗚呼應東身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繩座儼然面如生門人詢乂等號奉遺躰假肂禪室中上聞之震悼使駛弔以書賻以穀弔以資淨供而贈元福越二年

攻石封眉篆額閩玉京菩薩戒弟子定州都督蘇判鑑
執事侍郎寬柔貝江都護咸雄全州別駕英雄皆王孫
也維城輔君德險道賴師恩何必出家然後入室遂與
門人昭元大德釋通賢四天王寺上座釋愼符議曰師
云亡君為慟奈何吾儕忍灰心木舌歟緣飾在式之義
乎遡白黑相應請贈謚暨銘塔教曰可旋命王孫夏官
正卿禹珪台桂苑行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因得
並琪樹上瑶墀趿竢命珠箔外上曰故聖住大師眞一
佛出世昔文考康王咸師事福國家為日久余始克纘
承顧繼餘先志而天不憖遺益用悼厥心余以有大行
者授大名故追謚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乃嘗西宵

絲染錦歸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銘國師以報之謝曰主臣殿下恕粟饒浮秕桂飽餘膏俾報德以文固多天幸第大師於有為澆世演無為秘宗小臣以有限麼才紀無限景行弱轃載重短綆汲深其或石有異言黿無善頤决叵使山輝川媚反羸得林慙澗愧請筆路斯避上曰好讓也盖吾聞國風善則善已然苟不能是惡用黃金牓為尔勉之遽出書一編大如椽者俾中涓授受乃門弟子所歟狀也役口之西學也彼此俱為之而為師者何人為役者何人豈心學者高口學者勞耶故古之君子慎所學抑心學者立德口學者立言則彼德也或憑言而可稱是言也或倚

德而不朽可稱則心能遠示乎來者不朽則口亦無愧
乎昔人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復焉敢膠讓乎篆刻始繹
如椽狀則見大師西遊東返之歲年稟戒悟禪之因緣
公卿守宰之歸仰像殿影堂之開刱故翰林郎金立之
所撰聖住寺碑叙之詳矣為佛為孫之德化為君為師
之聲價鎮俗降魔之威力鵬顋鷁帰之動息贈大傅獻
康大王親製深妙寺碑録之備矣顧腐儒之今作也止
宜標我師就般涅盤之期與吾君崇窣堵婆之号而已
口將手議役將自適其適遣有上足之苾芻來趣蘧曰語
及斯意則曰立之碑立之久矣尚闕數十年遺美大傅
王神筆所紀口蓋顯示殊遇云尓吾子口嚼古賢書面

飲令君命耳飫國師行目醉門生狀宜腐記而偷言之殆貽厥可畏俾原始要終脫西笑者或袖之脫西人笑則幸甚吾敢求益予無憚煩狂奴態率尔應曰僕編苛者師買采乎遂絆猿心強摇蒐翰憶得西漢書留侯傳口云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則大師時順間事蹟犖犖者星繁非所以警後學亦不書自許窺一斑於班史然於是乎管述曰光盛且實而有暉八紘之質者莫均乎曉日氣和且融而有孚萬物之功者莫溥乎春風惟俊風與旭日俱東方自出也則天鍾斯二餘慶嶽降于一靈性俾挺生君子國特立梵王家者我大師其人也法號無染於圓覺祖師

為十世孫俗姓金氏以武烈大王為八代祖大父周川品真骨國有五品曰□而曰真骨曰得難言貴姓之難得文賦云或求易而得難從言六頭品奴多為貴猶□命至九典四五品不足言位韓粲高曽出入皆將相戶知之父範清族降真骨一等曰得難晚卽追蹤趙文業母華氏魂交覩脩臂天垂受戩花因有娠幾踰時申夢胡道人自稱法藏授十護充胎教過朞而誕大師阿孩方言僧□與華無異時行坐必掌合趺對至與羣兒戲畫瓊聚沙必摸樣像塔而不忍一日違膝下九歲始皷篋目所覽口必誦人稱曰海東神童跨一星終有隘九流意入道先白母々念已前夢泣曰訝方言許諾後謁父々悔已晚悟喜曰善遂零染雪山五色石寺□精嘗藥力銳補天有法性禪

師嘗扣騣伽門于中夏者大師師事數年櫂索無子遺性歎曰迅足駸〻後發前至吾於子驗之吾懊矣無餘勇可賈於子矣如子者宜西也大師曰夫夜罷易惑空縷難分焉非緣木可求兎非守株可待故師所教已所悟矣有所長苟珠火斯來則蛖燧可弃凡志於道者何常師之有尋遂去問驃訶健挐於浮石山釋燈大德曰敵三十夫藍菑沮卒色顧坳盃之譬日東面而望不見西墻彼岸不遙何必懷土遽出山並海覘西泛之緣會國使歸瑞鄮象魏下任足而西及大洋中風濤欻顛怒巨艑數人不可復振大師與心友道晃躋隻板恣業風通星半月餘飄至劒山島舥行之衙上悵然甚久曰焉

腹中幸得脫身龍頷下庶幾攜手我心匪石其與博乎
洎長慶初朝正王子昕艤舟唐恩浦請寓載許焉既達
之罘山麓顧先難後易士揖海若曰戰風珍重鯨波好
魔行至大興城南山至相寺遇說雜花者猶在浮石時
有一黧顏耆年言提之曰遠欲取諸物孰與認而佛大
師舌底大悟自是置翰墨遊歷佛光寺問道如滿〻佩
江西印為香山白尚書樂天空門友者而應對有慙色
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失禪將問
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徹和尚服勤無所擇人所難已
必易衆目曰禪門庾異行口徹公賢苦節嘗一日告之
曰昔吾師馬和尚訣我曰春蕍繁秋實寡學道樹者所

悲叱今授君印異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之無使刓
復云東流之說蓋出鉤讖則彼日出處善男子根殆熟
矣若〻得東人可目語者畎道之俾惠水丕冒於海隅
為德非淺師言在耳吾善君徠今印焉俾冠禪侯於東
上往欽哉則我當年作江西大兒後世為海東大父其
無慙先師矣乎㞐無何口師化去墨巾離首乃曰筏既
捨矣舟何繫焉自尔浪遊飄〻然勢不可遏志不可奪
於渡汾水登崞山跡之古必尋僧之真必詣凡所止舍
遠人烟火要在安其危甘其苦役四體為奴虜奉一心
為君主就是中顓以視篤癃恤孤獨為己任至祁寒酷
暑且煩暍或皸瘃侵曾無勸容耳名者皆不覺遥禮嚮作

東方大菩薩其三十餘年行事也其如是會昌五年来歸帝命也國人相廖曰連城璧復還天實為之地有幸也自是請益者所至稠麻矣入王城省母社大歡喜曰願吾疇昔夢乃非優曇之一顯耶願度来世吾不復撓倚門之念也已矣迺北行擬曰選終焉之所會王子昕懸車為山中宰相避逅適願謂曰師與吾俱祖龍樹乙粲則師内外為龍樹令孫真䟱君不可及者而滄海外躡蕭湘故事則親舊緣故不淺有一寺在熊川州坤隅是吾祖臨海公（祖諱仁問唐醻伐獩貊功封為臨海郡公）受封之所間刦燼沶萅金田半灰匪慈哲孰能興滅繼絕可強為朽夫住持乎大師荅曰有緣則住大中初始就居且盻飭之俄

而道大行寺大成繇是四遠問津輩視千里猶跬步其
嚴不億實繁有徒大師猶鍾待扣而鏡忘罷至者靡不
以慧炤蕩其目法喜娛其腹誘憧〻之蹈變蚩〻之俗
文聖大王聆其運為莫非裨王化甚怨之飛手教優勞
且多大師荅山相之四言易寺牓為聖住仍編録大興
輪寺大師疇使者曰寺以聖住為名招提固所為榮至
寵膚僧濫吹高籍寔避風斯媿而隱霧可慙矣時憲安
大王與檀越季舒發韓魏斯為南北相（各居其官從左右往）遥展
攝齊禮贄以甚辭使無虛月至使名震東國士流不識
大師門為一世著得禮足者俛必喈曰面謁倍百乎耳
閒口未出而心已入抑有猴虎而冠者亦熄其趦譁其

虒而僥犇馳善道暨憲王嗣立賜書之言大師僉曰周豐對魯公之語有旨扺書在禮經請銘座側遠贈太師先大王即位欽重如先朝志而日加厚焉最所施為必馳聞然後舉咸通十二年秋飛鵠頭書以傳名曰山林何親城邑何陳大師謂生徒曰遽命伯宗深慙遠公然道之將行也時乎不可失僉付囑故吾其往矣欲尔至轂下及見先大王冕服拜為師君夫人世子既大弟相國（追奉尊謚惠成大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一如古伽藍繢壁面寫出四方諸國長侍勃陁樣式上曰弟子不佞小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有語云滯有守無徒銳偏解欲詣眞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者或可聞乎大師對曰

境既絶矣理無矣斯印也默行尓上曰寡人因請少進爰命徒中錚〻者更手撞擊舂容盡聲剖滞祛煩若商颸之劃陰靄然於是上大喜懊見大師晚曰恭已南面司南南宗舜何人执余何人也既出卿相延迓謀不暇士庶趦承欲去不能自是國人皆認衣珠隣叟罷窺廡玉焉俄苦樊籔中卽亡去上知不可強迺降芝檢以尙州深妙寺不遠京請禪那别館辭不獲徃居之一日必賁儼若化城乩符三年春先大王不豫命近侍曰亟迎我大醫王來使至大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謂甚知我者謂聖住為無住不知我者謂死染為有染乎然顧與吾君有香火因緣切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復

步至王居設藥言施藏戒覺中愈舉國異之既踰月獻康大王居翌室泣命王孫勣榮諭旨曰孤幼遭閔以未能知政致君奉佛誧濟海人與獨善其身不同言也等大師無遠適所居惟所擇對曰古之師則六籍在今之輔則三卿在老山僧何為者坐蝗蠹桂玉甙就有三言膚可留獻曰能官人翌日挈山裝鳥逝自尓騎置傳訊影掇巖溪遞入知往抵聖住即皆雀躍叢手易鑾處擕王程尺寸地由是騎常侍倫伍得急宣為輊舉軋符帝錫命之歲令國內丐杪有可道者貢與利除害藥別用鑾牋書言荷天寵有所自因番益國之問大師因出何尚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為對太傅王覽謂多弟南宮相

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戒能踐王道是符佛心大師之言至矣哉吾與汝宜惓〻中和西狩之年秋上謂侍人曰國有大寶珠畢世匱而藏之其可耶曰不可不若時一出俾醒萬户眼醉四隣心曰我有末尼上珍匱櫳在嵩巖山脫闍祕藏宜照透三千界何十二乘足之道哉我文考懇迎嘗再顯矣昔讚侯讖漢王拜大將名小兒不能致商於四老人以此令聞天子嘗鏖趣令奔問官守勤王加厚歸佛居先將邀師必叶外議吾豈敢倚其一愓其二哉乃重其使卑其辭徵之大師云孤雲出岫豈有心哉有緣乎大王之風無固乃上士之道遂來見〻如先朝禮〻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手

傳香二也三禮者三三也秉鶴尾爐締生〻世〻緣四
也加法稱曰廣宗五也翌日命振鷺趁鳳樹鷹列賀六
也教國中礎磨六義者賍送歸之什在家弟子王孫蘇
判鑑榮首唱欽成軸侍讀翰林才子朴邕為引而贈行
七也申命掌次張淨室要叙別八也臨告別求妙訣乃
聊從者擧真要有若詢又圓蔵處源元影四禪中得清
淨者緒抽其慧表纖旨注意無怠扳心有餘上甚悅遠
拜曰昔文考為捨瑟之賢今寡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
崆峒之請服膺開混沌之源則彼渭濱老翁真釣名者
圯上孺子蓋履迹焉雖為王者師徒弄三寸舌也曷若
吾師語寄傳一片心平泰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傅王雅

善華言金玉音不患衆咻聒而能出口成儷語如宿構
云大師既退且往應王孫蘇判鎰共言數返即歎曰昔
人主有々遠體而無遠神者而吾君備人臣有々公才
而無公望者而吾全國其庶乎宜好德自悉及歸謝絕
於是遣輶軒標放生場界則鳥獸悅紐銀鈎札聖住寺
題則龍虵活盛事畢矣昌期忽兮定康大王莅阼雨朝
寵遇師而行之使緇素重使迎之辭以老且病太尉大
王流恩表海仰德高山嗣位九旬馳訊十返俄聞臂腰
之苦遣命國醫往為之至則請苦狀大師微破顏曰老
病耳無煩治療殆二時必聞鍾後進其徒憂食力劑陰
戒掌枹者陽窓擊乃自牖而命撤將化往命旁侍警遣

訓于介衆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我儂遠逝尔曹好住請若畫一守而勿失古之史尚如是今之禪宜勉旃告誡裁罷懃然而化大師性恭謹語不傷和氣禮所云中退然言吶吶然者乎贊侶必目以禪師接賓客未嘗殊敬乎尊卑故滿室慈悲烝徒悅隨五日為期俾來者質疑論生徒則曰心雖是身主身要作心師豈不尔思道豈遠而設是田舍兒能擺脫塵羈我馳則必馳矣道師教父曁有種乎又曰彼所嚥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盍恣力自飲且食或謂教禪為無同吾未見其宗語本夥頤非吾所知大較同弗與異弗非晏坐息機斯近纓褐被者嫩其言顯而順其旨奧而信故能使羣相為

無相道者勤而行之不見有岐中之岐始壯及長自貶
為基食不異糧衣不均服凡所營葺役先衆人每言祖
師嘗踏泥吾豈暫安棲至擔水負薪或躬親且曰山為
我為塵安我得安身其剋己勵物皆是類大師少讀儒
家書餘味在脣吻故酬對多韵語門弟子名可名者靡
二千人索居而稱坐道場者曰僧晃曰普愼曰詢又曰
心光諸孫詵〻厥衆濟實可謂馬祖毓龍子東海掩西
河焉論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
烈大王為乙粲時為屠獵貊乞師計將真德女君命陛
覲昭陵皇帝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庭賜華
裘受位特進一日名諸蕃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貨俾恣

滿所欲王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繒綵則智以獲多辭出文皇目送而歎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并書溫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資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為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青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聾盲乎智者亦足駭耳目自茲吾土一變至於魯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我誰謂偉矣哉先祖乎二敵國俾人變外飭大師降六魔賊俾人修內德故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巨萬里奔趍動必順使之靜無腹非者庸詎非應半千而顯大千者歟復其始之說亦何慊乎哉彼文成侯為師漢祖大誇封萬户位列侯為韓相子孫

之極則佛矣假學仙有終始果能白日上昇去於中止得為鶴背上一幻軀尔又焉瑕我大師拔俗於始擠衆於中潔已於終矣乎美盛德之形容古尚乎頌偈頌類也抑寂為銘其詞曰

可道為常道如穿草上露即佛為真佛如攪水中月道常得佛真海東金上人本枝根聖骨瑞蓮資報身五百年擇地十三歲離塵雜花引鵬路欽木浮鯨津其一觀光堯日下巨筏悉能捨先達皆歎云苦行無及者沙之復汰之東流是天假心珠瑩麻谷目鏡燭桃野其二既得鳳来儀衆翼争追隨試覷龍變化凡情那測知仁方示方便聖住強住持松門遍掛錫巖徑難容錐其三我非待三

願我非迎十步時行則且行為緣付囑故二王拜下風
一國滋甘露鶴出洞天秋雲歸海山暮其四來貴乎葉龍
去高乎寞鴻濺水飛巢父入谷超朗公一從歸島外三
返遊壺中藝迷湧厥否至極何異同其五是道澹無味然
須強飲食他酌不吾醉他飧不吾飽誡衆默心何慊名
復粃利勸俗飾身何甲仁復胄義其六汲引無棄遺其實
天人師昔在世間時舉國成瑠璃自寂滅歸後觸地生
蒺藜泥洹一何早今古所共悲其七鑿石復刊石蔵形且
顯跡鵠塔點青山龜碑撐翠壁是豈向來心徒勞文字
覡欲使後知令猶如令示昔其八君恩千載深師化萬代
欽誰持有柯斧誰倚無弦琴禪境雖沒守客塵學許侵

雞峯待弥勒将在東雞林（其九）□□□□□□巨伐□□憲

□已于（下缺）

從弟朝請大夫前守執事侍郎賜紫金魚袋臣崔仁

渷奉教書

碑無年月原書注云文德元年十月蓋據朗慧

卒之年月也案碑文云昔文考康王云追謚曰

大朗慧則立碑之年非即卒之年月可知碑尾

有書人崔仁渷結銜一行（原本缺今補）案高麗僧行

寂塔銘爲崔仁渷所撰行寂殁於後梁貞明二

年改葬於三年建塔立石當在其時此書碑之

崔仁渷蓋即其人國師碑後記云仁渷者辰韓

茂族人也貞明三年丁丑唐乙巳十年距文德元年戊申後二十九年矣此碑結銜云朝請大夫前守執事侍郎彼云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院事疑是後來遷轉之官然不可考也諸城劉氏定為大順元年未得其詳朗慧姓金仁沇自稱從弟殊不可解再行寂塔銘共二千三百餘字萃編據言氏本載入附平百濟碑後題云朗空大師塔銘實即行寂塔銘也前缺一千六百餘字後缺一百六十餘字蓋言氏所得非足本也并附識於此陸增祥志

無為岬寺遍光塔碑

晉高麗先覺大師遍光靈塔碑

太相撿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知元鳳省崔彥撝奉教撰　正朝□□評□郎柱國賜丹金魚袋柳勳律奉教書

蓋佛陁出世鷲嶺開利物之門迦葉□□雖足闍歸全之缺四字軋去聖身毒懷仁傷鶴樹之昇遐俟龍華之□□□悵□□□□隱其風漸衰豈謂祖〻傳心當具體而微之侶師〻接踵有高山仰止之流至於圓覺深仁遠居南海大宏願德曾□□山□□之心詣於郢匠一蓮啟處六葉重光門徒□上之□□□在雲居之□八能知道保□祖宗惟我大師則其人也大師法諱逈微俗

姓崔氏其先博陵冠蓋雄府棟梁奉使雞林流恩□郡所以棲心雲水寓跡海壖今為武州□□人□□□權阜閑莊老□愛琴書私□□招隱之蕭蕭寺□空門之友母金氏魂交之夕忽得休徵見胡僧入房擎玉案為寄欻焉驚覺尋報冀砧蒼云必生懷寶之兒先告夭璋之慶□後□□室□每有燈輝之□□予之□□證定光之瑞以咸通五年四月十日誕生大師生有殊相幼無雜交洎乎志學之年潛蘊辭家之念此時忽垂雙淚虔告二親曰切欲去塵投其□□父母□□□志惟許缺字五為山莫恒□□遂乃料登歧路直詣寶林謁體澄禪師禪師法胤相承陳田子孫也和尚雖云一見便□

□之□曰昔別稍遥今來何暮許□□室□□□玆敬
□禪宗缺八字傾油鉢□□於救蟻沙彌勤苦增勞不離
左右至於中和二年受具戒於華嚴寺官壇大師缺六字
安坐白虹之氣來覆法堂□是缺十六字道知在□人戒珠
敢虧草係之心尤保尸羅之律及其夏□往度□山禮
見融堅長□□□令□□僧陳缺五字何□上追思北海之
中所以□□論傳中霄□□長缺九字黄□□法盍雲□
披雲藥山采藥老僧恨不隨他西笑問徑上游祖塔於
曹溪缺十二字菝莫以因循時不待人曷維其已門屬遠從
冈象□□珠缺十二字鏡于青[丘]之畔泊于大順二年春首
忽遇入缺十三字朝使車託足而西蓬于彼岸維舟鏡水指

路鍾□企□□□道膺大師先佛（缺十字）之兆賨沿付囑之心行道遲、遠經（缺十二字）大師若披皇覺大師謂曰吾子歸矣早知汝來□□曰升堂□其□□所菩者□□室家之美□□禪教之宗由是觀奥幽扃探玄理窮參尋（缺二十一字）豈惟迦維演阿難之獨步釋門闕里設經顏子之□□□室而已矣哉景福三年覃州鄭師馬公□鄭度副使金公覓聞風欽仰拂霧散（缺十六字）請□□居其為時所瞻依皆如此類也迺於天祐二年（缺十字）此時知州□□王公池本籍承大師纔諧捨筏已抵平津□地□之攀（缺十三字）慈□每以趨塵如窺慧日常于四事遠假天廚寶展（缺五字）仍以（缺四字）無為岬寺請以住持大師惟

命甚聽從居靈境此寺也林泉缺十九字地然則重修基址八換星霜來者如雲納之似海缺五字此時缺五字於口口口年亂甚於隋劉之代上無聖主猶鋪猬聚之徒下口口事莫口口口之難缺七字如口四海沸騰三韓騷擾至九年八月前王來平北缺十字舳艫親驅軍駕此時羅歸命屯軍于浦嶼之旁武府逆鱗動衆於郊畿之缺十一字大王聞大師近從吳越新到秦韓曆牟尼於海隅藏口口於缺五字飛丹詔遠屈道竿大師捧到奔波超風猛浪親窺虎穴瞻縮龍頭僧口口鑄吳口轉明之缺四字無以加也其後班師之際持請同歸信宿之間臻于彼岸遂缺十字供給之資出于內庫所恨羣口雖伏衆病莫除唯奉

法以栖眞迺缺六字今□禍者缺四字枉殺無辜而乃遭艱
者塡其雲屯同歸有罪然則□□道□敢悛□□之□
□□仁慈寧止赫連之暴況又永言移國唯喝喫人□
謂多缺四字信以十缺六字日大王驟飛鳳筆令赴龍庭冀
開絕跡之譚猶□□言之理大師服缺四字主上鷄立當
軒難測端倪失於舉措豈思就日玄高之復□□君無
缺七字遭僞□是□謂業對將至因緣靡逃兼被崔皓懷
奸冦缺八字大師曰吾師人間慈父世上導師何有存非
不無彼此大師方知禍急冈遲危缺七字嬰呂僕之謀仁
者懷恩寧廁商□之惡然而壹言不納遷□以加捨□
之時世□□緣俗年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五于時川

池忽竭日月無光道俗吞聲人天變色□誨秦原缺七字
之□□漢室龍興當今居尊之際謂群臣曰竊惟故大
師道□□十地德□□□遠出□方来儀樂土寡人早
披瞻仰恭□歸依顧思有得之緣常切亡師之痛仍於
雨泣賁□□追□□俾修□□至明年三月日遂
名門弟子閑俊化白等曰□□之缺五字之□昭□此山
也山岡勝美地脈平安宜為置冢之墟必□尊宗之祐
可師等與□□且□修山寺尋造石塔者至其日月先
起仁祠便成高塔塔成師等號奉身遷葬於所建之冢
詔曰式旌禪德宜賜嘉名賜謚為先覺大師塔名為遍
光靈塔乃賜其寺額勅號太安追遠之榮缺四字之□□

口下臣謬因宦學叨　樞機辞潤色於仙才謝知言於哲匠先是王室獻賦金牓題名何期降紫泥於華門銘黃絹于蓮宇所冀强摇柔翰申大君崇法之由聊著鮮文慰門下送終之懇銘曰

粵哉靈境口口口禪口口為口道情是兵即色非色惟名假名雖云方便秖為衆生爰有僧英口口禪伯能使魔軍克歸口口雨中稲麻霜後松柏須拜昌言雖欺雅口動惟佛事翻被入口真衰俗成法弱（缺六字）命終道光無口遺跡師舊芳口德于玆傳口口不朽神足傷心（缺四字）塔（缺八字）刼頻移天長地久

開運三年歲次丙午五月庚寅朔二十九日戊午立

缺 金汝元崔煥見

案碑在高麗之康津（陸增祥志）

石南山寺國師碑後記

（正書在高麗）

唐新羅石南山國師碑後記

門下法孫釋純白述

恭惟我國大師始自出胎終於沒齒生緣眷屬觸事因緣即門生金長老允正所修録具之門人崔大相仁渷所撰碑述之今日之所記者以大師於唐新羅國景明王之天祐年中化緣畢已明王謚號銘塔仍勑崔仁渷侍郎使撰碑文然以世雜人滑難為盛事是以年新月

古未立碑文至後高麗國凡平四郡鼎正三韓以顯德元年七月十五日樹此豐碑於太子山者良有良緣者乎爰有國師之門神足國主寺之僧頭乾聖院和尚者法諱讓景俗姓金氏字曰舉國為師而或體或心為王而乍耳乍目將恐芳塵風掃美跡雲消黃絹將爛翠琰弗植師恩雀報自立龜碑和尚王父謌元聖王之表來孫魚康王之外口舅清口諾聒于街路忠孝譽酣于尊卑內至執事侍郎外任淏江都護父口禮才兼六藝學貫五經月下風前屬緣情體物之句春花夜月呈撫絃韻竹之聲內至執事含香外赴朔州長史和尚始自華邑終于覺身動止言談行蹤風格可備別錄此略言焉

宜國師碑之與錄可記而未記者曰龍潭式照乾聖據景鸞口惠希宥襟允正清龍普觀霄長玄甫石南迥開嵩山可言太子本定右九師者國師存日羽翼在列未覩青雲之際國師歿後角足成體始遊碧海之中師之在時法席口牛毛之數師之入滅禪座財鐘乳之多人謂之評曰九乳若鐘養九方之佛子一面如鏡正一國之君臣古所謂翼衆詵詵茲焉在焉其允正長老者乾聖同胎之弟也戒高持者名書有人存終言行門人別錄其母氏夢任孟之日月入於寢室娠季之月月入於密窟果誕乾聖與宥襟也豈翅雲諦阿母夢二物之徵慧住阿孃獲二果之瑞而已哉其仁浣者辰韓茂族人

也人所謂一代三崔金陏題廻曰崔致遠曰崔仁渷曰崔承祐口中華人也學圜海岳加二車于五車才包風雲除三步於七步實君子國之君子大人鄉之大人是或折桂中花扇香風於上國得多羅域灑口色於東鄉承大師重席之恩撰大師鴻碑之記白也執尺占天邮終近遠傾蠡酌海豈度少多然則言而不當默猶不可後來君子取之捨之而已

顯德元年歲在甲寅七月十五日立

碑在高麗之榮川 陸增祥志

大安寺廣慈禪師碑

正書在高麗

唐高麗大安寺廣慈禪師碑銘

太相□守禮賓令元鳳令兼知制誥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孫紹奉□撰

若夫擎虛發響苟應就悟之能取實藏聲豈是處迷之術門縱淪而不可得進□雖明而雜以獲逾至理在中守株者無定見□真宗□外窺管者莫以(缺四字)生之法器是以運開一千甲子始遇聖明歷周五萬星霜再逢賢哲或□□□□而□出或蘊□以挺生自古既稀至今為貴□全□□即(缺七字)大師法諱允多字法性京師人也其祖考等皆族盛簪纓以傳孝義家記而□□龍(缺四字)耳□聞之其妣朴氏受性温和為人真潔自幼□□

於俗□長□　勤修佛事追其岳降分䜣等閑由孝感
而易為若霜□之□疾是以咸通五年四月五日誕生
大師初放蓬萊之日雙柱絕倫將辞襁褓之年三亭轉
□□遊而□定有方禮度而顛沛無墜扇枕之令譽早
表鄉閭追反之捷詞夙馳遐迩春秋材當八歲有志三
歸遽告二親願別煬門要投禪教□父母□為□□前
猶足縈紆未能允許大師潛然曰出家修道利□□無
直饒□予之錦衣定□山僧之毳衲哀鳴□□至告再
三琮認盛情固難法□□時一說而□辞步而雲遊四
海□駐惟伴孤影炎涼倏歷數年□□□迴跋涉于遼
東迺邏□後桐裏參覲和尚□頤相面目顧盼形容數

日後侍奉上缺四字古語心專石也穿志切泉俄誦道非身外即佛在心宿昔智覺于剎那□□之滯在萬劫如來況論為精□則再語為□□□略言汝身好看心□吾缺四字於晝宵綱□心於瞬息不戶不牖是大道不崑不□□神缺十二字法祖□西堂傳於徹徹傳於先師如如傳於吾師即西堂曾孫也大師傳法□於西堂却不勞西缺四字於缺二十五字實際本空學無學□宗□□祇夜師無師之□必藉□多遂□弄一心者大信一音□九□者□海水業□多方便為門缺野不忘其故却歸故山纔經□宵忽有山賊入寺擄劫衣物直到上方大師還而無鑒不動禪座被缺大師自□罪缺七字數見此模□

□既思惟知作夢有一戰場入於殿內見勿它邪七□□座缺是量忍兩字而已睡覺缺四字盟缺八字白日孤疑□不料清宵蝶夢成古表有言一忍得長缺哉大師因此永獲安禪入居僧寺缺八字黃波□如而洞達禪源缺四字然缺門慕義投仁雲趨霧聚參禪學道虛屈缺梗狽煙花□□□于沙門禪□□終無於王缺來□對缺神聖大王乘時□望主問代明□□安邦撫□之缺恐□行脚何妨師缺四字九重大師□□僧由成缺即佛心是如何大師答曰若到□設者不留於佛心缺五字雖得必得缺相今缺答云六祖意不欲□觸道然師語□了道□慧赤□去也若是戒夫繫托□略缺今祖缺大王感

齊兩曜講□而□道叶乾坤德秀曈治民而□無□□
而又歸依□□□具於 缺 抑無禪有用於□□義云 缺
古 缺 大師在日黃州院□王旭郎君遥仰□風樂傳尺
牘比為弟子□□猶 缺 之風每展八行之禮仍為檀越
久受保於各效陳雷允□舊分大師至開運 缺 分無 缺
今焚香略今□淹然而逝俗歲八十二僧臘六十六於
是淄流號慟嘆津梁之已壞□□咨嗟□法□□□永
□至於 缺 潺湲澗水變作哀□□年悅目之蘙薱山雲
皆成慘色感動蠢植毫楮焉周遂以其時 缺 止論 缺 伏
乞從許樹豐碑者爰命微臣延揚禪化□才非七步學
昧五車 缺 哉開士了達眞筌法門杳杳至理元元化符

海外道冠古迢雲歸深洞月落澄淵波瀾□□乎等十缺

字雞山缺

光德二年歲次庚戌十月十五日鐫字

按廣慈禪師允多生於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年八十二當晉出帝重貴開運二年乙巳越五年鐫碑歲次庚戌為漢隱帝乾祐三年此稱光德二年不知何代年號五代時東夷君長高麗最為雄盛乾祐末其國王王武死子王昭立紀年光德豈即王昭僭號歟

顧氏之讀云當在顯德閒附周末陸增祥志

金石續編卷第二十一終